

歷史與空間

■文：戴永夏

坐着山轎登泰山（下）

泰山山轎是泰山民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。而創造和發展這一民俗文化的，應首推泰山轎夫。

轎夫就是抬轎的人，他們從事的是一種體力勞動很強的苦差事。一般人空手登山尚覺吃力，而他們兩人一轎，卻要把百多斤重的人從山下抬上1500多米高的山頂，其艱辛程度可想而知。他們的生存狀況，也十分令人關注。

轎夫生活多清貧

民國時期，隨着山轎業的興起，一支專業的轎夫隊伍基本形成。這些轎夫的來源，一部分是泰安城東勝街、清真寺街的回族居民，約有百人；一部分是泰安城東關、北關一帶的漢族居民，也近百人。這是專業轎夫的基本隊伍。他們一般從年初一忙到秋後，冬季無活就在家裡挨日子。另外還有來自四鄉以及山區的貧苦農民，他們忙時務農，閒時抬轎。每年山轎最盛時，上下山的轎子有三四百乘，轎夫可達六七百人。

轎夫的工錢，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是市價每人每天大洋一塊五毛。如客人在山上過夜，要另加工錢或賞錢、飯錢等，多少由客人隨意。有時客人帶家眷、親朋上山，要僱幾乘轎子，也要多僱幾名轎夫輪流抬轎，這些人叫做「替腳」，也是每天一塊五毛的工錢。每年從大年初一到三月底，是各地的善男信女上山進香還願的高峰期，也是轎夫最為繁忙的季節。年初一到正月十五，慣例是給雙倍的工錢，甚至更多。不少窮苦的轎夫要等過了十五後才能回家「過年」。

儘管轎夫的收入不算太低，但並不固定。因為一到冬季，很少有人登山，他們只能坐吃山空。再說所爭的這點錢還要養活一家老小，所以他們的生活都比較貧困。他們抬轎上山，一般都自帶乾糧，隨餓隨吃，這樣既方便又省錢。有時餓了，就在路邊的飯館裡買點大餅鹹菜充飢。只是到了下山領到工錢後，才到飯店裡買些肉食，飽餐一頓，以補充和恢復體力。

江湖義氣第一樁

泰山轎夫雖然貧困，但他們正直善良，吃苦耐勞，特別講義氣。

泰山轎夫沒有嚴格的行業組織，只有一個大家推選出的「頭兒」。他負責轎行與外

界、官方的聯絡，以及召集轎夫、組織發排「官轎」等事務。按照慣例，覓到活兒的轎夫，一天要交一毛錢的「頭兒錢」，算是管理費。但「頭兒」卻要負責修配山轎上損壞的零部件，如抬轎用的皮袷、銅環等。有時，官方通知徵用大批山轎，要提前召集轎夫們集中待命，這時「頭兒」還要管大家吃飯。「頭兒」操心多，報酬低，因此常常入不敷出，有的甚至把自己家的土地都賠進去。正由於「頭兒」能忠實地為大家服務，所以威信很高，深得大家擁護。「頭兒」的下面有「轎頭」，再下面還有「分頭」，他們也都是大家推舉的，主要負責徵「頭兒錢」。轎夫覓活，少量的由「頭兒」分派，大部分是自己到火車站附近客店比較集中的地方聯繫，還有的在岱廟門前等客僱轎。

轎夫之間，也是互相幫助，互相接濟，很少有因搶活爭利而吵嘴打架的事。他們中，漢族轎夫多信神，上山前和下山後都要燒香叩拜，祈求泰山老奶奶保佑平安。回族轎夫也有自己的信仰。他們都能相互尊重不同的信仰和生活習慣，團結互助，和睦相處，共同解決遇到的困難。他們同山上的道士、尼姑、店主等也都關係不錯，對方有了困難，他們能慷慨解囊相助。

轎夫的「義氣」，也讓國際友人刮目相看。

1932年7月，「國際聯盟」的李頓爵士率團來遊泰山，官方徵調200餘乘山轎為他們登山服務。下山後，李頓發現夫人送他的結婚紀念物——一根鑲有寶石的珍貴手杖丟失了，頓時氣急敗壞，一口咬定是轎夫偷了。當時的泰安縣長周百鍾一面扣押轎夫嚴加審訊，一面派人上山尋找。後來一名轎夫在十八盤下的草叢中發現了手杖，但他怕被懷疑是盜賊，便把手杖交給在泰山隱居的馮玉祥先生。馮玉祥寫了封親筆信，讓這位轎夫將信跟手杖一起送到縣政府，再將手杖轉交給李頓。李頓拿到失而復得的手杖，立即改變了對轎夫的看法。這位轎夫也因此得到縣政府的200元賞銀，為泰山轎夫爭得了好名聲。

「輿夫之功數第一」

泰山轎夫常年奔波在崎嶇的山路

上。他們不畏艱險，不辭辛勞，殫精竭力，登攀不止，以其吃苦耐勞的奉獻精神，贏得了人們的尊重，也受到廣泛的同情和讚賞。

清朝末年，泰安知縣徐宗干曾寫過一首《山輿行》詩，在再現轎夫艱苦生活的同時，也對他們深表同情，對他們的助人之功大加讚美。詩中寫道：

……輿夫埒埒足越起，遊人安坐方如睡。返輿忽如馬下坡，回首雲梯始惴惴。不道肩仔任重難，喃喃祝祝山靈庇。金泥玉檢神仙秩，豐碑萬丈如椽筆。我今復記泰山銘，輿夫之功數第一。

另一位尊重和關心泰山轎夫的是馮玉祥先生。上世紀30年代，馮玉祥在泰山隱居期間，看到轎夫的生活是那樣艱苦，實在不忍心坐轎，並作《山轎》詩一首，抒發對他們的同情和對坐轎逍遙者的不滿：

上泰山，坐山轎，好看風景好逛廟。一個安坐兩個抬，三把轎子爬盤道。爬盤道，真苦勞，慢慢緊緊總不到。肩頭皮帶千斤重，汗流氣喘心急跳。一勞苦，一逍遙，抬的坐的皆同胞。國難當頭需要管，時間努力不白拋。大名山，電車造，凡事都應用科學。時間努力為國用，一點一滴皆生效。



■泰山

網上圖片

來鴻

■文：翁秀美

有約

很喜歡李白的《山中與幽人對酌》，山花叢中，作者與友一杯一杯又一杯地豪飲過後，一揮衣袖，我醉了想休息，你且回吧。又不忘記叮囑一句，訂下後約，「明朝有意抱琴來。」想明日之約，有酒有琴有知己，怕是又要醉一回。

約與被約，實在是一件很美妙的事。但往往好事多磨，或一方等得太久，或一方未能踐約，其間約者一邊是惆悵失意，一邊又在期盼着堅持着，別有情味。

南宋趙師秀有首《約客》：黃梅時節家家雨，青草池塘處處蛙。有約不來過夜半，閒敲棋子落燈花。詩人與朋友有約，過夜半仍未至，一燈如豆，詩人枯坐敲棋，棋聲與燈花伴着良久的孤獨，將等待拉得悠長。

和凝《江城子》描寫女子與情人約了夜間相會。焦急等待之中，又百無聊賴，只好面對雲屏，調試秦箏來打發時間，「輕撥朱弦，恐亂馬嘶聲」是她細膩體貼之處，然那人遲遲不來，不由得「含恨含嬌獨自語：今夜約、太遲生！」後來到底對方還是赴約了，看她「含笑整衣開繡戶，斜斂手，下階迎」，該有多欣喜！

我看過「許約，踐約」故事中最動人的是《聊齋》裡的「魯公女」：張於旦與病逝的魯公女魂魄相愛，五年後魯女托生為人，臨行前約定十五年後到河北盧家找她。張於旦當真等了十五年，上天憐他，讓他返老還童，於約定之期去盧家見面，盧小姐見其年齡相貌不符，以為他背叛誓約，憂憤而死。張於旦趕去為她招魂，終於死而復生，締結良緣。男女雙方對約定的信守，讓一生一世成了生生世世。清何守奇評道：只以死後每食必祭，遂訂以來生。豈情之鍾鍾，固不以生死隔耶？

三生石上舊精魂。寶黛初會，都覺熟悉如舊友，那是前世三生石畔的灌溉之情早已入心。當人們在某個時刻，見到一個理想中的人，會有「定是前世有約，延至今生相見」之感，若彼此鍾情喜歡，還當許下三生之約。

但世事茫茫，約定也未嘗能夠實現。不可抗拒的生離死別，無法預料的風刀霜劍，摧殘了美好，凋零了芬芳。看，此刻是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；此刻是人面桃花，蜜意柔情——別時定是難捨，且有後約——待到來年卻是明月仍

在，桃花自開，人，無處尋覓；約，無從續起。就連萬千寵愛於一身的楊貴妃也難如願。長生殿，鈿盒金釵執手贈，妃子明皇深情盟誓：「惟願取情似堅金，叙不單分盒永完。」「在天願作比翼鳥，在地願為連理枝。」那比翼鳥青中帶紅，只有一翅、一眼和一隻腳，定要兩隻鳥合起來，並翅齊飛，才能夠自由來往，比翼鳥是同飛同宿，永不離散。後貴妃葬身馬嵬，誓約中斷，明皇歸來，見周圍景物依舊，而人已永訣。當真是天長地久有時盡，此恨綿綿無絕期。

古人云：天若有情天亦老。但誰又能說清，天地到底是有情還是無情。浩渺宇宙，無邊大地，是何時悄悄訂下了約？一年年依序來到的四季，一天天按時而行的日月，雖有突如其來的陰晴雨雪，絲毫不妨礙這美麗的無聲之約給予我們的豐富多彩的世界。大自然尚如此，人世間的無數次約定又該是多麼的溫馨。瞧，孩子之間約定一件事時互相勾勾小手指，鄭重地說「拉勾，上吊，一百年不許變！」生活中聽到最真情的話是「下一世，還要和你在一起。」民歌裡也深情地唱着，「連就連，我倆結交訂百年。哪個九十七歲死，奈何橋上等三年。」無論最終結局如何，最初的約定，總是由心而生的美好願望與珍貴情感。

約，在沁心與唯美間，蘊含了無悔的承諾。與你有約，是我的幸運與福分。有多少可珍惜的人與事，值得長長地等待，靜靜地相守。踐約的歡喜，爽約的缺憾，如大大小小的整圓與半圓，勾勒成跌宕起伏、分分合合的美麗畫面，在光陰裡，將漫漫人生鋪排開來，千姿百態，蕩氣迴腸。



網上圖片

文藝天地

詩情畫意

趙素仲作品——

詩畫人生（十四）



朝是顏如玉
欣欣向榮中
暮色牽牛歸
夕照意未窮
素仲並書
癸巳正月

極喜歡牽牛花，我愛叫她喇叭花；有更美的叫法——「朝顏」。

這花一天就是一生，活得燦爛。太陽出來就慢慢綻放，日到中天，盛放了。日落，合起來。

作者簡介：趙素仲是香港畫壇奇才趙是旦的女兒，早年曾從事廣告創作、報刊專欄作者，撰寫家庭食譜、健康食療等文章。著作有：《中藥趣談》、《食療百味》、《樂在廚中》、《我的食譜》、《燕窩》、《燕窩趣談》等等。趙女士60歲離開工作崗位後，才開始習畫練字。2012年7月出版《拾花時候》卷一、卷二。2012年9月在香港佛光緣美術館舉辦首次個人畫展——《拾花時候》趙素仲作品展。

心靈驛站

祖母藍

■文：陸蘇

多年前，祖母留給我一個藍花瓶。器形若酒罇，曲線極美妙，釉質瑩潤豐厚，顏色那叫一個藍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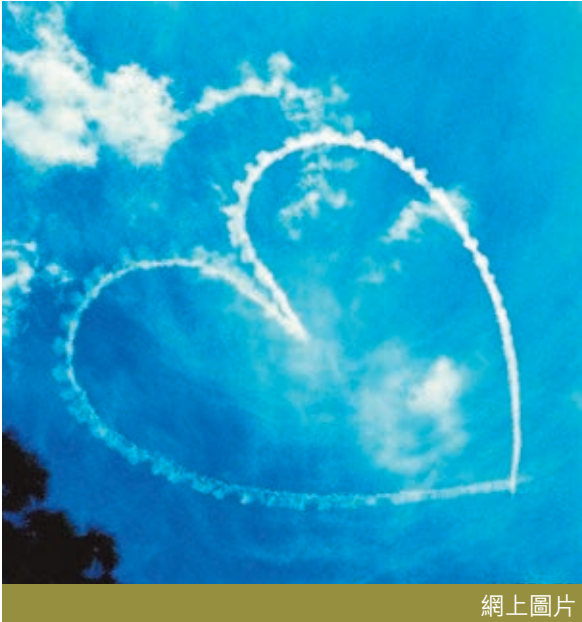
說深藍還不夠，得說深藍深藍的藍才勉強算到位。我管這藍叫「祖母藍」，只屬於祖母的，唯一的藍。

藍花瓶通體釉色藍得滄桑久遠，如我對祖母的想念幽深而綿綿不絕。

祖母很美，反正是我所見過的祖母裡最美的，七十多歲時，依然膚如凝脂，一笑得猛了兩頰緋紅忙着側臉掩飾，好古典的樣子。我見過祖母十八歲時穿着旗袍和三個表姐妹的合影，個個都是老上海廣告畫上的美女範兒，當然，我私心裡還是覺得祖母更動人些。

很美的祖母有一個很美的名字，叫「懷玉」，懷中之玉。如果人的名字預示着一個人的命運，那麼，祖母該是過着錦衣玉食備受呵護的日子。祖母說，三、四歲時她的姥姥問「懷玉你說你的命好不好」，她奶聲奶氣卻毫不含糊地回答「苦」，這讓原本想討個吉利口彩的姥姥一直非常後悔，怕一語成讖，給外孫女的命運帶來不好的暗示。

事實上，祖母的前半生的確過得顛沛流離，受盡苦難，幼年失父，青年失母，中年失夫，歷經動亂離散，吃盡非人的苦頭。好在她有五子一女需要養活，



網上圖片

試筆

■文：星池

致敬

愛看戲劇，尚算關心本地劇壇動靜。近年，在報章雜誌撰寫專欄的戲劇工作者漸多，各適其適。當中，難免瞥見下筆敷衍之徒，卻有不少值得一讀的作者，尤其欣賞常談劇場及推介表演的文章。沒獲資助的本地藝團，宣傳費用往往繁絀，傳播途徑亦頗狹窄，早前，曾聽聞小劇團為省開支，不印單張，僅藉網絡與親朋廣傳演出資料。身為劇場中人的專欄作者，寫及舞台，能力範圍內幫助同業，於另一崗位支持和關懷本地劇壇，實是美事。

近來，翻閱雜誌，往常愛以自身閱歷來推介演出的欄目，作者或因剛演畢一齣劇，有感而發，撰文向一群後台工作人員致敬。訴說謝幕時，每每是演員及導演站在台上接受觀眾的掌聲歡呼，一些崗位，鮮有被提及，默默付出，因此作者欲向負責演員麥克風的人員、舞台助理、服裝助理、化妝師及其助理等幕後工作者致敬。

每當謝幕時，坐在觀眾席的我，總不吝嗇地鼓掌。台上演員代表全劇，掌聲是獻給台前幕後所有用心的工作人員，整個團隊。最近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了隔年一次的「世界文化藝術節」，今屆主題為「東歐芳華」。當中，觀賞了俄羅斯劇團來港搬演契訶夫名劇《凡尼亞舅舅》，謝幕之時，眾演員多次進出舞台，觀眾叩報以更為熱烈的掌聲。此外，憶及數年前，曾看本地製作《生物的不可思議生存大搜奇》，因不想破壞劇終那如詩的場面，於是沒設謝幕，觀眾唯有把給予此劇的掌聲留在心坎。

世事本如是，縱是自編自導自演的獨腳戲，台上一人，背後仍須眾多人員安守崗位，誰也難以獨力完成演出。團隊配合，表演才可圓滿成功。時鐘滴答，缺何細小齒輪或螺絲，指針也無法前行。香港戲劇協會每年籌辦「香港舞台劇獎」，自一九九二年首屆起，已常設「最佳整體演出」獎項，讓參與得獎劇目的全部崗位人員也獲嘉許。另，頒獎禮上，儘管榮獲最佳男女主角等個人獎項，得獎者總是不忘感謝台前幕後所有人員，深知欠眾人參與、演出難成功，更遑論獲獎。

上述的戲劇工作者篇文章向後台人員致敬，我亦對常在專欄宣揚戲劇的演員，以及撥出版位報道劇場消息與刊登劇評的少數報章雜誌致敬。